



羌寨无处不飞歌 ——茂县羌族民歌选

QIANGZHAI WUCHU BUFEIGE
MAOXIAN QIANGZU MINGEXUAN

萧常纬 周世斌 编著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人民教育出版社

羌寨无处不飞歌

——茂县羌族民歌选

萧常纬 周世斌 编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9年4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羌寨无处不飞歌: 茂县羌族民歌选/萧常纬, 周世斌编著.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9

ISBN 978-7-107-21721-0

I. 羌…

II. ① 萧… ② 周…

III. 羌族-民歌-作品集-茂县

IV. I277.29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135209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pep.com.cn>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100千字 印数: 0 001~2 000册

ISBN 978-7-107-21721-0 定价: 9.70 元
G·14831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7号院1号楼 邮编: 100081)

序

我的羌族结

一晃，26年过去了。每当我忆起当年去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收集羌族民间音乐，翻山越岭，走乡串寨，与羌族老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唱同跳的场景时，对诸如用“光阴似箭，白驹过隙”之类词汇来描述时光飞逝就有了切肤之感。那些记忆的浪花不时跃动在我的脑海里，这是我情感深处的一个结，一个曾经像磁石般吸引着我的羌族结。

怎么也不会想到，竟然是2008年四川“5.12大地震”的强烈震撼，抖落掉历史的尘埃，将我们当年收集的这部分珍贵的羌族民歌资料呈现于世。再次翻阅那些厚厚的泛黄的原始笔记资料，再次凝视那些已经有些模糊不清的老照片，那些人，那些事，那醇香浓郁的咂酒，那热情奔放的锅庄舞，那放置于家家屋顶上的白云石，那满山遍野怒放的羊角花，那段今生今世印刻在脑子里不会忘记的经历，似记忆深处的朵朵浪花，渐渐连成一片，汇成一条清晰完整的小河，奔涌在脑际，流淌于心间。



不知照片上那些曾经和我们朝夕相处过的羌族老乡们的家人是否逃过这场劫难？不知那些羌族人所特有的古朴碉楼住宅是否已经在这场大地震中毁于一旦，不复存在？此时，我只能在心中默默地祈祷上苍保佑他们，让他们能在历经磨难、九死一生之后还能生生不息，繁衍万代。无论如何，不能再让这些当年口口传唱的民歌仅仅封存在我们记忆的一角，不能再让这些承载着这个民族文化密码和精神气质的民歌唱腔被人们不经意地淡忘乃至彻底遗忘。经过这场大灾难之后，我们有了一种责任感。

—

1982年，我还是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系本科四年级的学生。那年2月，我们几名主修音乐理论的同学在萧常纬老师和当时任我们作曲课程的冯继先老师带领下，去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南坪县（后改名为九寨沟县）采风。之所以选择南坪，是因为南坪小调的有名，国人几乎人人会哼唱的歌曲《采花》，就是南坪小调。途经茂汶羌族自治县，观摩了县歌舞团的羌族歌舞排练，又在县文化馆的帮助下找来几个当地的民歌手收集资料，对羌族民歌和舞蹈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尤其是对羌族锅庄舞蹈印象深刻。那个年代，迪斯科开始风靡全国，人们在强劲的舞曲音响中，狂热地摆胯顿足。当我看到羌族锅庄舞蹈时，才惊讶地发现，“摆胯”原来并非迪斯科的专利，羌族锅庄正是以摆胯甩肩为其主要的

羌寨无处不飞歌

茂汶羌族自治县





舞蹈特征。业余也喜欢舞蹈的我，随即对羌族舞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进一步收集分析有关资料，我撰写了本科毕业论文《羌族锅庄舞曲的艺术特征初探》，也为我进一步收集、学习、研究羌族民间音乐埋下了伏笔。

毕业后留校，我跟随萧老师继续学习民族音乐理论，并于1983年暑假，和萧老师专程去茂汶县采风，收集羌族民歌。同行的还有同事冉光彪、一个我校美术系学生和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出发之前，我们着手进行了一些准备工作。我专门阅读了有关羌族历史文化的资料，拜访了当时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的邓教授，他是我国当时研究羌族历史的著名学者。我向他当面请教了一些有关羌族历史渊源的问题。1983年7月，我们前往茂汶县，在县文化馆工作人员小董的陪伴下，走进了地处大山深处的曲谷乡、雅都乡、绵虬乡、黑虎乡等羌族聚居区，开始了我们的采风之旅。

二

在茂汶县的崇山峻岭中，我们每日走乡串寨，爬山越岭，十分辛苦。日后总结，进行山野采风，要经历三个主要的考验：爬山、睡觉、吃饭。首先是爬山。生活在茂汶县的羌民大都在高山峻岭的半山平台上依山而居。羌族的民居十分独特，所用的建筑材料都是从山崖上开采出来的片片崖石，将这些崖石叠砌而成，外形颇似一座座碉楼。我们也参加过羌族老乡盖房子的劳动，我身穿羌族男子特有的羊皮



祇，用背石片的背架，让羌族妇女往架上放上石片，和他们一起往返背运石片，切身体验了羌民们修建房屋的艰辛劳作。那时候，爬山对于我这上山下乡当过知青、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年轻小伙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只是苦了萧常纬老师。那时的她，已50岁左右，腿部还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每天跟着我们两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爬大山，其敬业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实在令我这个当学生的感动不已。

进得山寨，在羌民的引导下走进碉楼，发现第一层原来并不住人，而是牛和猪等牲畜的圈舍。踏过铺在地上的稻草，我们顺着木梯爬上第二层，这里才是羌民居住的地方。羌族老乡十分热情，对远方的来客都是倾其所有，盛情款待。在我们下榻的一户老乡家，他们将子女刚结婚不久的新房让给我和冉老师住。虽然白天爬山劳顿、疲惫不堪，但换了新环境，这觉却睡得并不踏实。这是第二个考验。

第三个考验是吃饭。黄昏时分，羌族老乡热情地给我们做饭吃，用山上的野蘑菇炒猪肉。我本来不吃蘑菇，但此时的香味实在令人垂涎三尺，加之肚子里早已是饥肠辘辘，缺乏油水。顾不得许多，取出从县武装部借来的军用水壶，从里面倒出白酒，在昏黄的煤油灯光下饮酒吃肉，奇香无比，从未有过的味觉享受，以至于许多年后都还能回味起当时一碗散装糙酒、一盘野菌炒肉，那胜似美酒佳肴的情景，不时还会让我馋得吞咽口水。打那以后，野菌蘑菇一直都是我所喜爱的食物。

其实，在羌寨采风的日子里，这样的好饭菜并不多，更多的时候是坐在山涧小道边，喝一口凉水，啃一口干馒头，然后起身继续赶路，从一个寨子赶往另一个寨子。7月31日是我的生日，午饭时间已过，我们到达一个大约百十户人家的寨子，在街边找到一个小餐馆，馆子里只剩下一碗豆腐了。我们三人要了这碗豆腐，又从军用水壶里倒出白酒，白酒伴豆腐，大家祝我生日快乐！其乐融融，心情爽朗，别有风味。

当时从事民族民间艺术研究的人，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首先，必须要具备敬业精神；再者，要有吃苦耐劳的素质。田野采风是必须的工作，否则，无法采集到一手资料。有时，往崇山深谷里一钻就是好几个月，有的民族音乐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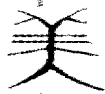




族采风，我开始重新认识关于喝酒的事，并常常理直气壮地向别人脱口而出：“酒是一种文化，不喝酒，就是拒绝文化”之类有点耸人听闻的话。古人云：嗟叹之不足，便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我却以过来人的亲身体验加上一句：嗟叹之不足，便饮酒之；饮酒之不足，便咏歌之……

羌族老乡们劳作一天回到家中，晚上，大家围坐在火塘旁。据当时羌民介绍，所谓“锅庄”，就是指羌族家家都有的火塘。前面说到，羌民大多居住在岷江上游两岸的高山半腰平台上，一到夜里，气温较低。因此，家中火塘长年不熄，羌民称为“万年火塘”。羌族家庭就在这火塘上烧水、烤火取暖。同时，一家人围着火塘家长里短，叹短道长，也咏歌舞蹈。因此，围着火塘跳的舞蹈，是为“跳锅庄”，即羌语所说的“萨朗”。大家坐定，取出酒来。这酒当然不一定都是咂酒。在平常，更多的是羌民们从山下几十里路用塑料桶背上山来的散装白酒。无论什么酒，只要是酒就行。有酒在口，边喝边聊，借酒助兴，随后就会不可抑制，必然生出民歌和舞蹈。我们已经深谙这一窍门。

记得那些日子，每当夜晚时分，大家围着火塘坐定，我们即取出军用水壶，拿过老乡家的一个大土碗，倒出一大碗白酒，递过去。老乡端起即喝一口，传给旁边的人，又一口，又传。完全是在没有任何下酒菜的情况下干喝。这边正喝，那边已开聊。酒愈浓，话愈多，精神愈加兴奋。此时，



我们已经忙不迭地把录音机准备好，把纸展开，握笔在手，只等那歌声响起来。果然，才一巡酒，那浑厚、质朴、高亢的歌声已经回荡在碉楼内外，一首接一首，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几巡酒后，人们抑制不住高度兴奋的神经冲动，站起身来，男人们站一边，女人们站一边；男人们领唱一句，女人们应和一句。歌声伊始，音调悠长，节奏舒缓，举足和拍，甩肩摆胯，怡然自得。随着歌唱的不断反复，节奏开始紧凑，速度开始加快，舞步开始加大。声声歌，顿顿足，大甩肩，猛摆胯，狂歌劲舞，达到高潮。一阙唱罢舞罢，重又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喘气，歇息。然后，又喝酒，又聊天，又唱歌，又跳舞。如此往复，不亦乐乎，以至通宵达旦。我们置身其间，暂时忘却了城市的文明与喧嚣，忘却了功名利禄，忘却了一切烦恼，尽情体验那古朴的羌族民风，纵情于那豪放热烈的羌族歌舞，那是何等的酣畅淋漓、快乐通透！

发源于西北甘青地带的羌族文化，无疑是中华文明最为古老而悠久的文化。然而，由于其有语言无文字的局限，其文化生命力又实在是脆弱的。自羌人从西北甘青地区迁徙至岷江上游，经历与戈基人的战争（即羌族民间文学传说中的“羌戈大战”）而沿江定居下来，其文化就在与汉人、藏人的混居生活中受侵蚀，被同化。只不过这一古老文明的弱化过程被隐于历史的岁月长河之中，没有明显地凸现出来而已。事实上，巍巍大山，滔滔岷江，古老碉楼均无法阻挡现代信

息文明的无孔不入，近几十年来，羌族文化被大众通俗文化同化的过程日趋严重，羌族传统文化受到很大冲击。

上世纪80年代初，港台歌曲传入大陆，邓丽君的歌声席卷东西南北。那时，农村已经包产到户，公社改为乡。记得一位乡干部陪同我们去村寨，他肩上挎着一台很大的录音机，播放的磁带是当时最为流行的邓丽君的歌曲。山间小路上，满山遍野的羊角花芬芳怒放。置身其间，心旷神怡。然而，耳边听着的音乐却和那样的景色不甚协调，感觉怪怪的。还有更让我们吃惊和感叹的事。一天，我们来到一片花椒树林，满山的花椒树，散发着特有的扑鼻香味。花椒是四川的特产，也是四川菜中少不了的绝佳佐料，而茂汶花椒又是远近闻名。几个羌族妇女带着孩子摘花椒，我们走上前去和她们攀谈。我问一个大约8岁的男孩是否会唱歌。他说会。我请他唱。这孩子挺大方，张嘴就唱。然而，从他嘴里出来的却不是我们本以为的羌族民歌，而是邓丽君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他不仅唱，而且唱得有滋有味。稚嫩的童声在这山坡上响起，让我先是吃惊，继而感叹：崇山峻岭、坚固碉楼挡得住千军万马的进攻，却挡不住流行文化的侵蚀，羌族民歌的危机来了！事实的确如此。在我们采风的1983年，所到山寨，只有中年以上的男女会唱羌歌、跳羌舞，青少年更感兴趣的不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就是《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之类的流行歌曲了。时光荏苒，“5.12”大地震后，我带领本专业的博士、硕士奔赴灾区，在北川中学的临





时帐篷里对学生们进行音乐心理治疗。大部分孩子倒是都会唱一、两首《酒歌》，会跳一点儿锅庄。当问他们跳羌族锅庄为何要甩肩摆胯时，回答是不知道；问及放置于家家户户房檐上的白石头的来历时，回答是不知道；问及羌族从哪里来，回答也是不知道。这些后代们对自己的民族及其文化有太多的不知道，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扬，谈何容易！

那次采风，还有一个最大的遗憾：没有专门收集羌族特有的乐器羌笛及其音乐。那时，会吹羌笛的人并不多。在某个寨子里，一个羌民拿出羌笛。笛子由两支外形被削刮成方形的竹管并绑在一起，每支管有三个音孔，竖吹。吹出的音调奇异，无法用汉族的音律定调。记不清什么原因了，当时没有专门对羌笛进行拍照、录音并整理相关资料，使得我们对有关羌笛——这一羌族特有的古老乐器的了解，成为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四

历史的轨迹常常令人琢磨不透。26年前的羌族采风经历至今仍历历在目，而我已从当年的青涩小伙到了“知天命”之年。更加让人预想不到的是，“5.12”大地震后，命运再次把我和羌民族紧密地联接在了一起。只是此次奔赴四川，看到的却是羌寨山川的满目疮痍，眼前是饱受惊吓和创伤的羌民后代，音乐则成为我此行去抚慰创伤、沟通心灵的桥梁。

奔赴四川灾区的想法产生于2008年5月16日夜里。那

些日子，大地震的惨景让我们悲伤、焦虑得喘不过气来。几天时间里，大批被援救出来的灾民，惊魂未定，悲痛欲绝，特别是那些受到严重惊吓的孩子们，那惊恐、无助的眼神像刻印在脑海里一般，让人在那些日子里不得安生。作为一个音乐心理学专业教师，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而且必须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了。拯救心灵创伤，刻不容缓！该念头一经产生，就如此地强烈。5月17日是个星期六，等到清晨6点时，我已不顾时间太早，就拨通了校党委书记张雪的电话，将此想法告诉了她。书记当即予以大力肯定，并嘱咐我马上开始筹备工作。我立即开始与四川绵阳有关方面联系，并将救援目标锁定在这次伤亡最为惨重的北川羌族自治县的北川中学。

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处为龙门山脉断裂处，北川中学就坐落在北川县城外大约2.5千米处的一个山坡上。这所学校因其在本次大地震中所遭受的惨重伤亡而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全校学生共2900多人，据不完全统计，这次地震死亡和失踪人数就达1000余人，而北川中学的学生绝大部分是羌族的后代。

我带领的5人音乐心理治疗救援队就住在权当北川中学临时校舍的帐篷里。进驻的第二天早上，一个高二女生站在我面前，音乐老师让她带着我们去走访一个个帐篷。这是一个个子高挑、身材苗条、长相恬美可爱的羌族女孩子。她自我介绍叫熊恬恬，果然人和名字一样，甜甜的。地震时，她



也被埋到了瓦砾堆里，当她和其他几个同学奋力从废墟下爬出来之后，又立刻转身去救其他同学。她和我们在一起时，总是甜甜地笑着，但有一次在和我们跳羌族锅庄舞时，腿一软，差点摔倒，原来地震时她的腿部软组织受伤还未痊愈。就这么一个看似柔弱的女孩，却潜藏着如此巨大的生命

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融洽、亲近的氛围。我紧紧把握时机，问她们：“你们中有多少是羌族学生？”回答：“都是。”又问：“你们会唱羌族歌曲吗？”“会！”我说：“我也会唱羌族歌曲，而且是用羌语唱，你们信吗？”大家盯着我，笑着摇头。我故弄玄虚地问：“你们想不想听我唱呀？”大家高声回答：“想！”显然，我已经把大家的好奇心调动起来了。于是，趁机提议：“这样吧，咱们来唱歌，你们先唱一首羌族歌曲，然后，我再给你们唱，怎么样？”学生们立刻回答：“好！”几个学生相互稍稍推让，就见熊恬恬大方地站起来说：“我来唱一首羌族的酒歌吧”，说罢，张口就唱：“清悠悠的咂酒唉，依呀嘞嗦嘞，喔——依呀嘞嗦嘞呀。请到请到咱羌寨来，咂酒耶喝不完，咋也喝不完的咂酒唉——”她唱了一遍，所有学生又跟着唱一遍。一时间，歌声飘荡在一个个帐篷间。

看着这些纯朴可爱的羌族后代，听着这似曾熟悉的羌族酒歌，我的整个思绪和感觉被带回到26年前的羌寨碉楼里，带回到那亲切的、令人难以忘怀的记忆中。随后，我给同学们用羌语演唱了一首羌族歌曲《阿斯那呀》。准确地讲，这首歌曲是当年采风时听到茂汶县文化馆陪同我们采风的小董唱的。当时觉得十分动听，就请他教我唱会了。几十年过去，许多事情都淡忘了，但这首歌却一直刻在我的脑海中没有遗忘，每一句歌词都记得特别清晰。只是怎么也不会想到，竟然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境下，唱给了这些羌民的





后代们。一曲唱过，从同学们的眼睛中，我看到了信任、热情、快乐，还有一些崇拜。几十年前的采风积累，在此刻迸发出巨大的生命与艺术的能量，把我和灾区羌族孩子们的心连接在了一起。

地震后不久，爱心似潮水般涌到灾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爱心也难免会渐渐似潮水般消退。然而，心灵的创伤和精神的重建毕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长时间的不懈坚持，我们从一开始就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选择了坚持。5月的短期援助之后，从2008年9月22日至今，一批又一批的首都师大音乐舞蹈援助团队不间断地奔赴北川中学开展工作。首都师大还为北川中学捐赠了价值十几万元的各类乐器，为学校组建了行进管乐团、合唱团、舞蹈团、钢琴集体班、轮椅吉他队，设立了“首都师范大学音乐教育人才培养创新模式国家级实验区北川中学基地”。经过首都师大领导和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从2009年3月起，我们又在北川中学开办了“羌族音乐、舞蹈文化传承特长班”，教学工作已取得非常显著的成效。至此，首都师大已经将对北川中学的援助与首都师大音乐教育创新人才培养的实验工程挂钩，正在努力打造一个培养羌族音乐舞蹈文化传承人才的平台。作为这件事情的推动者和执行者，我对此深感欣慰。

五

手捧这本《羌寨无处不飞歌》的书稿，不禁想起我的老

师萧常纬先生的一席话：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够为羌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尽一份绵薄之心。这句话发自老师的内心，饱含着老师的一片真挚情感。我也是百感交集！真希望有一天能循着记忆，沿着当年的足迹再去一次当年去过的羌寨，寻找那些当年曾在一起喝酒聊天、唱歌跳舞的羌族老乡，再去喝那醇香清冽的咂酒，唱那悠长抒情的羌歌，跳那甩肩摆胯的锅庄，欣赏那漫山遍野怒放的羊角花。但是，经过了如此惨烈的大地震，想重逢那些纯朴而激情的歌者、重温那些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景，恐怕永远只能是我的梦想了。

在结束这篇冗长的回忆之前，我还想透露一个小秘密。1982年第一次去采风路过茂汶县，观看县歌舞团排练，那些舞蹈着的羌族姑娘个个让人眼前一亮：那清纯的面孔，窈窕的身材，美妙的舞姿不由得让我想入非非：如果能娶个眼前的羌族姑娘多好呀！那样，我就不用回城市，就在这个小县城安个家，生儿育女，歌舞相随，岂不美哉！那年我刚满24岁，青春风华，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充满着幻想，生活在我的面前展现出各种令人神往的可能性。

是为序。

周世斌

2009年6月于北京首都师范大学

羌寨无处不飞歌

